

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爲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讜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旣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爲美謚以爲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一公皆以清節直道爲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乎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知爲節大節才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竒之遂爲六已後不其進七賢有特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會語其門下各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法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徃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爲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叅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



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

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

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

一止條馬步軍指揮使

以來

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竇儀儀曰此僞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



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須用讀書人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爲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歲和氣也五年因鄭又改元曰寶元初鄭意欲改元以開元知尊號遂謂加景祐於寶元之上至寶元亦改是以河西故改姓凡八朝延惡之遂改元曰

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爾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旣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摠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



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為得體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彙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

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謂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



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也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

臘茶出於劔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爲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爲參知政事  
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爲學士以



爲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了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  
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  
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  
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爲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  
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爲齊州防禦使悉與  
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爲多不法久之  
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爲  
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之徐問曰  
自漢超在關南契川入寇者幾百姓曰無也太祖曰  
往時契川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  
於此時能保全其貴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  
冊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  
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  
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  
夫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  
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  
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  
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篋盃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陪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見之爾

康肅公善射嘗言無公亦不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一十八丸但微矜之康肅問曰汝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墜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附止上所謂解牛斲輪者何也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憲二公彥博止衡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二字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論



議而二公又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  
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書上殿上問  
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  
古人君用人或以夢苟不知人當從人望漢不豈  
足憑邪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  
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望之人望者  
具述上語也

上元之任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送潤筆物  
數倍於常然用洛頭書拒而不納事體也近  
時入院皆御送四物後時者必送院了詣

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旣而大內火  
遂遷於上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  
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  
一有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  
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  
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爲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  
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爲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爲



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  
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爲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旣  
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  
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  
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

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而真宗眷遇之意未衰特  
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  
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因訴于上曰臣自學  
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及在下是貶也真宗  
爲特加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此景祐  
中有郎官皮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薄子所戲遽  
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  
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  
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  
聞者傳以爲笑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是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爲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  
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山二字



劉子儀爲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聽言不酒先  
白中丞雖端至今如此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文有云補  
仲山之哀雖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美實難調於衆  
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  
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句二有字尤爲人  
所傳誦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  
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  
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  
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  
常人舉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  
於廳側窺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  
漲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  
狀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  
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頭一莖而食一有此亦異於  
常人也

宋宣獻公綬夏英公竦同試童行誦經有一行者誦  
法華經不過問其習業幾年矣曰十年也二公笑且  
問之因各取法華經一部誦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



不復遺一字人性之相遠如此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後以殿直使於契丹議定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勳舊自處權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爲小人之狃所測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如婆或其親信爲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僂倖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勳時爲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內口唐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院坐廳事召崇勳立庭中去其中帶困辱久之乃取狀以聞崇勳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急奏言芮反狀仁宗太后大驚崇勳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鍊成其獄芮旣被誅曹初貶隨州再貶房州行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



指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之曹不論襄陽驛遂逼其自縊

宋鄭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也父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忤空致仕兼享高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

曹武惠王彬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脩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自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旣平江南因詣閣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勾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鍊之歎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



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錢思公生長富貴而性儉約閨門用度爲法甚謹子  
弟輩非時不能輒取一錢公有一珊瑚筆格平生尤  
所珍惜常置之几案子弟有欲錢者輒竊而藏之公  
即悵然自失乃榜于家庭以錢十千贖之居一二日  
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賜之他日有欲  
錢者又竊去一歲中率五七如此公終不悟也余官  
西都在公幕親見之每與同僚歎公之純德也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製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爲聲  
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猶以爲高云今黃鐘  
乃古夾鐘也景祐中李照作新樂又下其聲太常歌  
工以其太濁歌不成聲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  
其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成聲而照竟不知以此  
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照每謂人曰聲高則急促下則  
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  
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常戲之曰君樂  
之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爲笑而樂成竟不用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  
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  
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



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徃徃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也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二人前引而已防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徃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爲學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安元獻公以文章名譽少年居富貴性豪俊所至延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密副使爲南京留守時年二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爲上客亢體肥大琪月爲牛琪瘦骨立亢月爲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之大笑

揚文公常戒其門人爲文宜避俗語旣而公因作表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戩遽請於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於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

夏英公竦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犯河北遂歿于



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起後奉使契丹公辭不行其表云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當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絕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爲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二篇其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僮者欲山傷之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爲幸也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語笑諠譁而不妨構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十言真一代之文豪也

楊大年爲學士時草荅契丹書云隣壤交歡進草旣入真宗自注其側云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遽改爲隣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爲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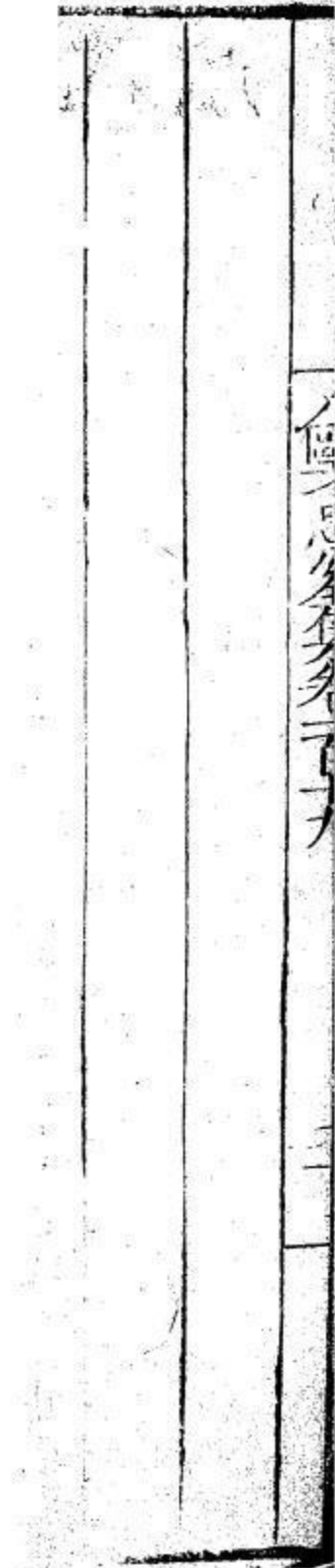


之徒皆以爲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鑄瀉務  
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於太常鐘不知  
何代所作其銘曰粵朕皇祖寶彝鐘粵斯萬年子子  
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  
圓一有字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爲  
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  
揜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  
佐郎劉義叟竊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  
有眩惑之疾未幾仁宗得疾人以義叟之言驗矣其  
樂亦尋廢川有字

自太宗崇獎儒學驟擢高科至曠弼者多矣蓋太平  
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  
兩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五年  
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  
僕射琦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二第三人也予忝與  
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  
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已上未有  
一人登兩府者亦可恠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十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

歸田錄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羣臣應制皆一歲臨池又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羣臣皆自以爲不及也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日諒祚諒祚之母尼也有色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亦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



得立而年甚幼訛唵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唵滅其族元昊爲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賢智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唵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爲已利而卒亦滅族皆理之然也晏元獻公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也人皆以爲知言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一有學士二字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爲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旣而脫身歸國能述虜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實謂之阿保護未知孰是此聖人所以慎於傳疑也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



真宗影殿前焚燒制舉登科者亦然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爲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爲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輒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戲云水底日爲天上日未有對而會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稱爲的對

朝廷之制有因偶出一時而遂爲故事者契丹人使見辭賜宴雜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一員餘皆不赴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時偶因便殿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教授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爲定制也

處士林逋居於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輻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藥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傳誦自



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者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徃徃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

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以爲怪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唐制三衛官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獨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且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以緣請官不可勝數爲三司使者常以爲患田元均爲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者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之每溫顏強笑以遣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爲笑狀皆服其德量也

茶之品莫貴於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曆



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  
品絕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  
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  
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徃徃縷金花於其上蓋其  
貴重如此

太宗時有待詔賈玄以棊供奉號爲國手邇來數十  
年未有繼者近時有李慙子者頗爲人所稱云舉世  
無敵手然其人狀貌昏濁垢穢不可近蓋里巷庸人  
也不足置之鐔俎間故胡且嘗語人曰以棊爲易解  
則如且聰明尚或不能以爲難解則愚下小人徃徃

造於精絕信如其言也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彞初除樞密副  
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  
鼎臣女也太后笑曰是梅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  
名聞於宮禁也聖俞在特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  
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  
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購梅詩一篇者其  
名重於時如此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時嘗語寮  
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廁



則閱小辭蓋未嘗頃刻釋卷也謝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厠必挾書以往諷誦之聲琅然聞於遠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厠上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爾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洵罷相時父母皆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日亦前報未有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為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為近禮明堂額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者謂二牌也

錢思公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自云平生不足者不得於黃紙書名每以為恨也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泣事于外其罷而在院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釀錢飯僧進香合以祝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餐錢羣牧司



內外坊監使副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其受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爲之語曰三班使喚  
喫糞也

咸平五年南省試進士有教無類賦王沂公爲  
賦盛行於世其警句有云神龍異稟猶蒼頡之  
織草何知尚薰蕕而相假時有輕薄子擬作四  
相國寺前熊翻筋斗望春門外驢舞柘枝議者以爲  
言雖鄙俚亦著題也

國朝之制自學士以上皆用學士拾例不佩魚若奉使  
夫其大者使則佩事已舊去之惟兩府之臣則  
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  
貴者惟金也乃創爲金鈔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  
以賜兩府御仙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  
頭御仙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宋丞相岸早以文行負重名於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鱗三篇寶旣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  
尾以俗體書宋爲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  
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懼改之  
乃肯書名

京師食店賣酸饊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



於字法轉酸從食餽從音有滑稽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餽音俊不知爲何物也飲食四方異宜而名號

亦隨時俗言語不同至或傳者轉失其本湯餅唐人

謂之不托今俗謂之餽餽矣晉束皙餅賦有饅頭薄

持起溲牢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溲牢九皆

莫曉爲何物薄持荀氏又謂之薄夜亦莫知何物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

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

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

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

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柴副樞胡諫議宿吳

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

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

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而退就

御厠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

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于垂

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爲之

語曰厨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爲

之故常與內諸司使副爲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



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爲兩府事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蔡君謨既爲余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茲又可笑也清泉

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糊糝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以爲善對

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召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爲真得學士體也



盛文肅公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踈瘦如削  
二公皆兩浙人也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在  
直學時已爲名臣至慶曆中爲翰林侍讀以卒性喜  
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  
單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  
竇元賓者五代漢宰相正周之孫也以名家子有文  
行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故時人爲之  
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貧人也

寶元中趙元昊叛命朝廷命將討伐以鄜延環慶涇  
原秦鳳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使余以爲四路皆  
內地也當如故事置靈夏四面行營招討使今自放  
境內何所招討余因竊料王師必不能出境其後用  
兵五六年劉平任福葛懷敏三大將皆自戰其地而  
大敗由是至於罷兵竟不能出師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  
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  
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  
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謂賢於  
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國朝百有餘年年號無過九年者開寶九年改爲太



平興國太平興國九年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  
為天禧慶曆九年改為皇祐嘉祐九年改為治平惟  
天聖盡九年而十年改為明道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榜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羣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  
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勅者亦用  
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百司中書皆用狀  
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書名但當直學  
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也此唐學士  
舊規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藜藿始盡惟此一車

在爾

燕王元儼太宗幼子也太宗子八人真宗朝六人無  
此已亡歿至仁宗即位獨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  
尊禮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仁宗幸其宮親為調  
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遺言一二事皆切於理余時知  
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其實事也

華元郡王允良燕王子也性好晝睡每自旦酣寢至  
暮始興盥濯擲漱衣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  
樂達旦而罷則復寢以終日魚日不如此由是一官  
之人皆晝睡夕興允良不甚喜聲色亦不為佞驕恣



惟以夜為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故觀察使劉從廣燕王壻也嘗語余燕王好坐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飢則便就其上飲食徃徃乘輿奏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

皇子顥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賈學士黠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為父師於体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為職事自三師三公以降皆是虛名故失於因循爾議者皆以賈言為當也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絕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慶曆八年正月十八日夜崇政殿宿衛士作亂於殿前殺傷四人取準備救火長梯登屋入禁中逢一宮人問寢閣在何處宮人不對殺之既而宿直都知聞變領宿衛士入搜索已復逃竄後三日於內城西北角樓中獲一人殺之時內臣楊懷敏受旨獲賊勿殺而倉卒殺之由是竟莫究其事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一作清號葉子青一作晉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



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邵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尔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取葉子彩一作名紅鶴早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章卯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余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

國朝自下湖南始置諸州通判既非副憲又非屬官故常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監汝舉動為其所制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與長吏協和凡文書非與長吏同簽書者所在不得承受施行自此遂稍稍戢然至今州郡往往與通判不和往往有錢昆少卿者家世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處則可矣至今士人以爲口實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



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罇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澹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座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

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卑丞相禮亦漸薄蓋昔



見已久恬然不爲意也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若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上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息天變之語上夜批出云淫雨爲災專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變之言上之恭已畏天自勵如此

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恢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世言閩人多短小而長大者必爲貴人郇公身既長大而語聲如鐘豈出其類者是爲異人乎其爲相務以厚重鎮止浮競時人稱其德量

金橘產於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的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



果其欲久留者則於菘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而豆性涼故能久也

凡物有相感者出於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舊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槓植置其中搵柿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爾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卞蟹以阜筴半挺置其中則可藏經歲不沙至於薄荷醉貓死貓引竹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

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予偶以金環於器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擣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擣之衆藥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余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於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執投臼中急擣應手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醫工皆莫有知者



石曼卿磊落竒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  
劉潜者亦志義之士也常與曼卿爲酒敵聞京師沙  
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  
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爲異人稍獻肴果  
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  
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  
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爲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好舞  
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鑠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  
莫知所爲燕請以鑠脚爲鑠簧內之則不脫矣萊公

燕爲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漏刻法最精今  
州郡往往有之

劉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  
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敘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  
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  
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  
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  
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垂繆可  
爲大笑者坐鞍一事爾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



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婿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  
三請而後下乃成婚禮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  
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婿  
上高坐爲盛禮爾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  
嗟以爲闕禮其轉失垂繆至於如此今雖名儒巨公  
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禮義而與閭  
閻鄙俚同其習見而不知爲非者多矣前日濮園皇  
伯之議是已豈止坐鞍之繆哉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都城西崇化坊顯聖  
寺者本名蒲池寺周氏顯德中魯廣之更名顯聖而  
俚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  
山在江水中巖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爲姑江側有一  
石磯謂之澎湃磯遂轉爲彭郎磯云彭郎者小姑娘  
也余嘗過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勃額爲聖母廟  
豈止俚俗之繆哉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門望  
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余嘗  
見其廟像甚勇手持一屠刀尖銳按膝而坐問之云  
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者爾

今世俗言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  
打字爾打字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



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搗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黏紙曰打黏以丈尺量地曰打量舉手試眼之昏明日打試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無此字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滴耿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滴耿爲是不知因何轉爲丁雅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

市亦交易又赴其五謂之依除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爲第一御試又落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人乃沂公與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韓公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臻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汪白青陽楷二人雖不達而皆以文學知名當世

唐李肇國史補序云言報應叙鬼神述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



助談笑則書之余之所錄大抵以肇爲法而小異  
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謂職非史官而掩惡揚  
善者君子之志也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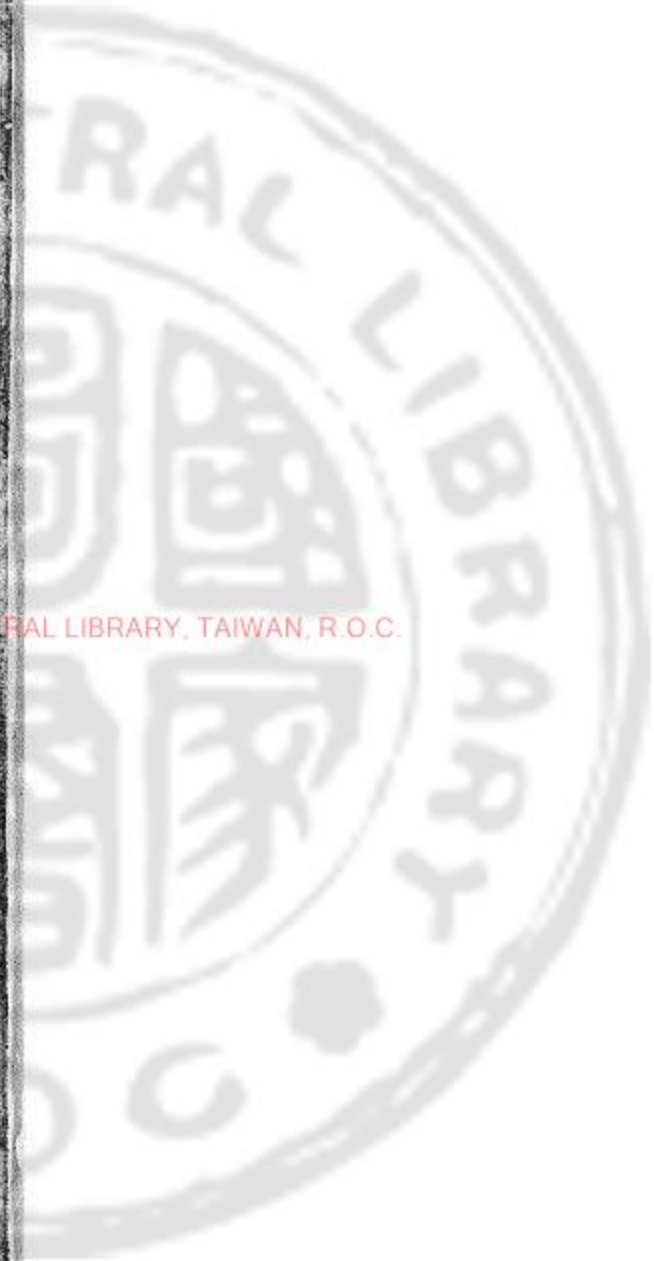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一

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羣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之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輜軒車載極重而羸牛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美景罕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李拍酒樓頭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神御殿蓋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

魚鱉詩

飛揚花河豚當是時貴不數魚鰕其狀已可

怪其毒亦莫小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庖前苟失所入喉為鏹

人 務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我語不能

屈 忘空咄嗟退之來湖陽始憚餐籠蛇子厚居柳

州 百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茲味曾不

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可嘉河豚常出

於秦 小群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與荻芽為羹



云其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道盡河豚好處  
聖今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爲意故其構思極  
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爲絕  
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朔風三日暗吹  
冰蛟龍卷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  
女媧天明窟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宮靴宮中才人  
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  
千誰復慳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而大

下一篇一詠傳落吳狄而其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  
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  
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  
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  
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  
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  
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  
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答曰秦  
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祥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



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字多脫誤至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日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鵬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爲辭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曰張康渾褻馬許洞關裝妻者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爲窮苦之句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不織寒水就令堪織能得幾何又其朝飢詩云坐間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暈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語予曰詩家雖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  
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  
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  
竹籠拾山果瓦餅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  
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根出  
官清馬骨高爲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難寫  
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爲然聖俞曰作者得於心覽  
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略道其髣髴  
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鳥夕陽遲則天容物態融和  
怡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  
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  
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予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單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霽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  
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清新心意難老大有  
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噉又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嘗遊一縣胡大監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旣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人皆以爲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徃徃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



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幸也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生何似生之類是也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凡斯短靴靴兒末厥兵末厥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

此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鐘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精麤顛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者  
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舜元  
字才翁詩亦遒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美紫  
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為詩而多稱引後進一  
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公獨  
愛其兩聯云寒魚猶著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黃魚  
繁改添葍菜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手簡再三  
稱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我之極改嘗  
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予笑自古文士不獨知已  
行而知人亦難也

揚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詩人爭效之  
詩体一變而先生老一作老輩患其多一作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一作新蟬  
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一有大峭峭帆橫渡官橋一作登

鼓驚馬飛海岬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雲字  
一作雪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能相歸洛一作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云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

登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末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故亦以  
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添野景旋移高  
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  
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宦不偶終以困窮而卒其詩今  
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  
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  
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滿峽  
猿聲斷旅腸萬里可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  
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



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爲累情似安仁又悼  
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  
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莫爲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  
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體兼顏柳爲世所珍余家嘗  
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壽筆  
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絕真  
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  
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

得忽然騎一青驃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  
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  
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  
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  
霓裳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傳矣人  
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霓裳曲  
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也白樂  
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有遺忘  
者爾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沉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堦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  
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  
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  
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

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  
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竒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  
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  
廣陌縱橫馳逐任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  
而不少蹉跌乃二八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  
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  
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朔雲爛聲迎羽月遲尤爲京師傳誦當時舉



子目公爲宋來侯

君士退君汝陰而以資閒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二

筆說 試筆

老氏說

富貴貧賤說

鍾薤說

駟不及舌說

學書靜中至樂說

夏日學書說

學書自成家說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薛道衡王維詩說

峽州詩說

辨甘菊說

博物說

道無常名說

物有常理說

世人作肥字說

李晟筆說



峽州河中紙說

誨學說

南唐硯

宣筆

琴枕說

鑿書

學書為樂

學書消日

學書作故事

學直草書

學書費紙

學書工拙

作字要熟

用筆之法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蔡君謨書

李邕書

風法華

弔僧詩

郊島詩窮

謝希深論詩

謝希深雜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蘇氏四六

王濟譏張齊賢

晦明說

廉耻說

繫辭說

論樂說

六經簡要說

老氏說

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  
也不必更言其餘然老子為書比其餘諸子已為簡  
要也其於覈見人情尤為精爾非莊周慎到之倫可



擬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

富貴貧賤說

貧賤常忍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嘆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富貴易安而患於難守貧賤難處而患於易奪於富貴而能守者周公也在貧賤而能久者顏回也然為顏回者易為周公者難也君子小人之用心常異趣於此見之小人莫不欲富貴而不知所以守是趣禍罪而惟恐不及也君子莫不安於貧賤為小人者不閔則笑是閔笑人之不捨其所樂而趨於禍罪也其為大趣相反如此則其所為不得不事事異也故與小人共事者難於和同凡事不和同則不濟古之君子有用權以合正者為至難也若其事君之忠主於誠信有欲濟其事顧不害其正亦有用權之助者此可以理得難以言傳孔子所以置而不論也推誠以接物有害其身者仁人不悔也所謂殺身以成仁然其所濟者遠矣非常情之可企至也

鐘莛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為鐘削木為莛以莛叩鐘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莛叩垣墻則不



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甲曰以蓬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若泥爲鐘則無聲聲果在虛器之中乎

駟不及舌說

俗云一言出口駟馬難追論語所謂駟不及舌也若較其理即俗諺爲是然則泥古之士學者患之也

學書靜中至樂說

有暇即學書非以求藝之精直勝勞心於他事爾以此知不寓心於物者真所謂至人也寓於有益者君子也寓於伐性泊情而爲害者愚惑之人也學書不勞獨不害情性耳要得靜中之樂者惟此耳

夏日學書說

夏日之長飽食難過不自知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銷晝暑者惟據按作字殊不爲勞當其揮翰若飛手不能止雖驚雷疾霆雨露交下有不暇顧也古人流愛信有之矣字未至於工尚已如此使其樂之不厭未有不至於工者使其遂至於工可以樂而不厭不必取悅當時之人垂名於後世要於自適而已嘉祐七年正月九日補空

學書自成家說



學子書當自成一家之體其模倣他人謂之奴書安昌侯張禹曰書必博見然後識其真偽余實見書之求博者廬陵歐陽脩嘉祐二年十一月冬至日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着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其橫放其所以警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於白得其一節而精強過之至於天才自放非庸可列也

薛道衡王維詩說

上梁落鸞泥木爲絕警而楊廣不與薛道衡解仇於泉下豈荒煬所趣止於此耶大風飛雲信是英雄之語也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終非已

有又何必區區於竊攘哉

峽州詩說

春風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見花若無下句則上句何堪既見下句則上句頗工文意難評蓋如此也

辨甘菊說

本草所載菊花者世所謂甘菊俗又謂之家菊其苗澤美味甘香可食今市人所賣菊苗其味苦烈迺是



野菊其實蒿艾之類強名爲菊爾家菊性涼野菊性熱食者宜辨之余近來求得家菊植於西齋之前遂作詩云明年食菊知誰在自向欄邊種數叢余有思去之心久矣不覺發於斯

### 博物說

螽蛄是何棄物草木蟲魚詩家自爲一學博物尤難然非學者本務以其多不專意所通者少苟有一焉遂以名世當漢晉武帝有東方朔張華皆博物

### 道無常名說

道無常名所以尊於萬物君有常道所以尊於四民無則無常以應物爲功有常以執道爲本達有無之至理適用捨之深機詰之難以言窮推之不以迹見物有常理說

凡物有常理而推之不可知者聖人之所不言也磁石引針螂蛆甘帶松化虎魄

### 世人作肥字說

世之人有喜作肥字者正如厚皮饜頭食之未必不佳而視其爲狀已可知其俗物字法中絕將五十年近日稍稍知以字書爲貴而追跡前賢未有三數人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後世不推



此但務於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後世見者必寶也揚疑式以直言諫其父其節見於艱危李建中清慎溫雅愛其書者兼取其爲人也豈有其實然後存之久耶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惟賢者能存爾其餘泯泯不復見爾

### 李晟筆說

余書惟用李晟筆雖諸葛高許頌皆不如意晟非金石安知其不先朝露以填溝壑然則遂當絕筆此理之不然也夫人性易習當使無所備係乃爲道理得聖俞和詩筆詩本爲精當余嘗爲原甫說聖俞摩韻不似和詩原甫大以爲知言然此無他惟熟而已蔡君謨性喜書多學是以難精古人之目爲書用法同而爲字異然後能名於後世若夫求悅俗以取媚茲豈復有天真耶唐所謂歐虞褚陸至於顏柳皆自名家蓋各因其姓則爲之亦不爲難矣嘉祐四年夏納涼於庭中學書盈紙以付發

### 峽州河中紙說

夷陵紙不甚精然最柰又余爲縣令時有孫文德者本三司人吏也嘗勸余多藏峽紙云其在省中見天



下帳籍惟峽州不朽損信爲然也今河中府紙惟供公家及館閣寫官書闕

### 誨學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然玉之爲物有不變之常德雖不琢以爲器而猶不害爲玉也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捨君子而爲小人可不念哉付奕李晟筆說引歐虞褚陸參考周越古今法書苑及諸人所論知陸名東之虞世南甥亦學其書品在中上別有薛純學歐書又有薛稷皆非其比世或稱歐虞褚薛故爲之辨

### 南唐硯

某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休廢之給號硯務官歲爲市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疏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爲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爲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為惠尋復為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言夏月晝睡方枕為佳問其何理云曠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直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為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為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因回不能窮至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信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尔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為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為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窓淨几筆硯紙墨管極精良亦自是



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處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是足有餘

學書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已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它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燕行草書燕楷十年不勸當得書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稍可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銷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皆有法揚子云斷木為棋枰單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所下  
無此字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叢竹蕭蕭似聽愁滴顧見案上故紙數幅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沂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又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邪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獨然凡學畫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窓信筆

風法華

往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鄰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案下  
作齋



世下作時

近世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  
降來地鷓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  
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詳載詩話

###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  
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  
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與詩話所載略同

###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窮苦

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閻仙甚也何  
知之曰以其詩是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  
島云市中有樵曲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  
空然蓋孟氏薪來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可嘆  
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意精到者  
徃徃有之若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羈孤行旅  
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春水慢花  
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不能盡之  
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樞根出官清馬骨高  
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  
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爲富貴此特窮相  
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  
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爲篇詠者其論如此歸田

此及

### 溫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鷄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化鳥夕陽送別風酣日照萬物駘蕩天人之意  
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  
寒暑詩之爲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  
爭巧可也詩載詩話

###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不獨詩爾其他文字皆然

###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善以文言道時事而不俚茲所以爲難

###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博學



而不思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格爲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爲幸哉

###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爲相嘗有邊功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相能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堂表晉公綠野堂營別墅一日齊自洛至京師公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爲綠野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 晦明說

藏靖於晦則明養神以於一作靜同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願然性近者得之易也付斐

### 廉耻說

廉耻治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貴育者誠信一作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而今



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此無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若可駭余爲此論迨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爲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爲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爲樂之本而今自以爲知樂者猶未能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音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請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言而盡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有字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



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轍子由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如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日蘇軾書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譜記

硯譜

洛陽牡丹記

花品序

花釋名

風俗記

牡丹記跋尾

九射格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鸚鵡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北巖



石則有之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  
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歛石出  
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  
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鏗者尤  
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端溪以北巖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  
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  
異然頑澁不發墨世人但以研冊爾

臨川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

歸峽人謂江水爲沱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所  
人世未嘗有餘高陵縣今特嘗得一枚聊記以爲  
開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  
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  
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  
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  
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猷甚奇此硯  
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銛者



尤發墨歛石多健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

濰州澄泥唐六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義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絕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義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閣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洛陽牡丹記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



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  
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  
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挑碧  
挑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  
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  
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日  
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居  
三河間最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  
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  
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其以爲不然夫洛陽  
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遠近均乃九州之中  
在天地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氣  
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  
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  
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兩并而不相  
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  
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  
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  
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  
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



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瘦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旣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待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花品序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藥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撇紅

玉板白

花釋名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

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撇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鬍之不腥魏家花者



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韉故謂之韉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

相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漆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多十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亦多一  
心者多葉紅花凡花  
近萼色深至其末  
而深檀點其心此  
抄深紅一點如人以  
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  
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  
其  
四候而此花常至

古今圖書集成

七



一百五日開最先鼎州延州花青千葉紅花不知其  
至洛之因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  
左花者千葉紫花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  
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  
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園有此花洛陽豪  
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  
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亦  
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  
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  
較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

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  
葉紙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  
百餘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  
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  
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  
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  
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花故其接頭尤難  
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  
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  
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



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巴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

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齎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負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  
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  
篋子人家治地爲畦墜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  
者謂之門園子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  
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  
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  
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三千今尚直一千接時須  
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  
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攤之以弱葉作庵子罩  
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

其覆此接花之

地盡去舊土

以細土用白歛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  
白歛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  
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  
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  
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  
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  
易老也春初旣去蒨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  
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  
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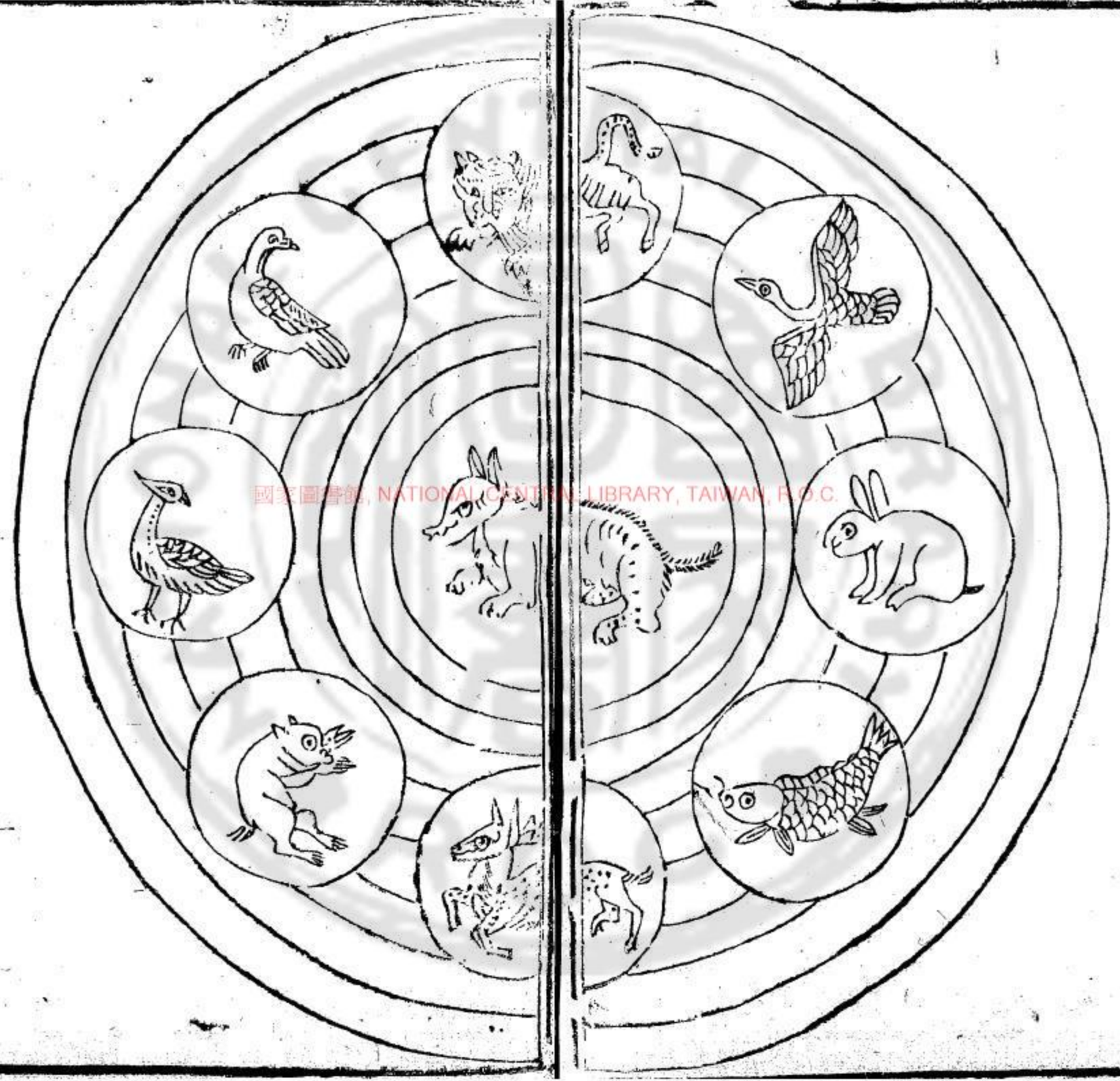
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  
氣窻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  
鑿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  
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  
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笈斷亭時人待者甚多惟不  
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  
詔宰守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  
堂蘇東坡家集古錄目亦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  
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予使者未  
復於闕而凶訃已至于亳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  
戲君謨之筆旣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  
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九射格



九射格

九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  
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  
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群居之  
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  
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  
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  
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  
而不耻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  
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  
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能籌不及八  
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二而置其餘籌可也蓋之以籌  
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  
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  
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  
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旣飲醕則歛籌而復探  
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  
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四

志記雜紀

干役志

遊嵩山神清洞寄梅殿丞書

明道元年九月謝舍人絳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誦

而韻之寄梅堯臣

又答梅聖俞書

于役志公謫夷陵時自紀

景祐三年丙子歲五月九日丙戌希文出知饒州○

戊子送希文欽于祥源之東園○千辰安道貶筠州





留貶郢州○乙未安道東行不及送余與君既追之不克還過君謨家遂召移之公期道滋景純夜飲○丁酉與損之送師魯于固子橋西興教寺余留宿明日道卿損之公期君既君謨武平源叔仲輝皆來會飲晚乃歸余貶夷陵○巳亥夜過邃卿家話別邃卿病也○庚子夜飲君既家會者公期君謨武平秀才范鎮道滋飲歸家不來○辛丑舟次宋門夜至公期家飲會者君謨君既景純穆之道滋飲歸家不來○壬寅出東水門江流不得岸水激舟橫于河幾敗家入驚走避而遂泊亭于下損之來矣

棋飲酒暮乃歸○癸卯君既公期道滋先來登祥源東園之亭公期烹茶道滋鼓琴余與君既奕已而君謨來景純穆之武平源叔仲輝損之壽昌天休道卿皆來會飲君謨景純穆之壽昌遂留宿明日子野始來君既公期道滋復來子野還家餘皆留宿君謨作詩道滋擊方響穆之彈琴秀才韓傑居河上亦來會宿○乙巳晨興與宿者別舟旣行武平來追及至下鑠見之少頃乃去午次陳留登庾廟○丙午在陳留○丁未次南京明日留守推官石介應天推官謝鄩右軍巡判官趙衮曹州觀察推官蔣安石來小飲于



河亭余疾不飲客皆醉以歸○六月己酉次柳子○  
庚戌過宿州與張參約泊靈壁鎮遊損之園會余有  
客住宿州參先發棧靈壁待余不至乃行晚次靈壁  
獨遊損之園舟失水道敗拖○辛亥次青陽○壬子  
至于泗州晚與國器小飲州廨中○癸丑始見春卿  
○甲寅乙卯丙辰獨在泗州始食淮魚○丁巳次洪  
澤與劉春卿同年黃孝恭相遇始識大理寺丞李惇  
裕洪澤巡檢顏懷玉者錢思公在洛時故吏遂與四  
人晝夜飲不設禁明日食畢解舟與飲者別春卿復  
相送以前所入一河乘舟夜行過山陽與春卿際句  
二級前開下黎明元均來遂至楚州泊舟西倉始見  
安道于舟中安道會飲于倉亭始食瓜出倉北門看  
雨與安道奕○庚申小飲舟中會者元均春卿安道  
余始飲酒移舟檣城西門門閉泛月以歸○辛酉安  
道解舟不果別與春卿奕于倉亭晚別春卿○壬戌  
與元均小飲倉北門舟中夜宿倉亭○癸亥夕與元  
均坐水次納涼已而大風雨震電暴至○乙丑與隱  
甫及高繼隆焦宗慶小飲水陸院東亭看雨始見荷  
花○丙寅與元均隱甫飲于西倉○丁卯隱甫來會  
登倉北偃上亭納涼遲客至遂及元均小飲舟中已



而大風震電遂宿舟中○戊辰余生日具酒為壽于舟中○巳巳與元均泛舟北辰會隱甫小飲宿倉亭○庚午同年朱公綽來自京師○辛未子聰來自壽州夜飲倉亭留宿○壬申泛舟飲于北辰○癸酉隱甫來飲別夜與元均小飲宿倉亭○甲戌知州陳亞小飲魏公亭看荷花與者隱甫朱公綽晚移舟楚望亭陳從益來自京師見余於舟中始聞君謨動靜秀才陳策來自京師夜見余於楚望亭作常州書自泊西倉至于楚望凡十有七日○乙亥次寶應○丙子至于高郵○七月丁丑復見子聰會飲弭節亭○戊寅遂與子聰同舟以前次邵伯○巳卯至于揚州遇秀才廖倚夜與倚及子聰飲觀風亭明日子聰之潤州廖倚之楚州伯起來宿觀風亭○辛巳與伯起飲遡渚亭會者集賢校理王君玉大理寺丞許元太常寺太祝惠詔祠部員外郎蘇儀甫○壬午儀甫來小飲觀風亭會者許元唐詔君玉伯起先歸○癸未與許元小飲遡渚亭會者如壬午伯起不來○甲申與君王飲壽寧寺寺本徐知誥故第李氏建國以為孝先寺太平興國改今名寺甚宏壯畫壁尤妙問老僧云周世宗入揚州時以為行宮盡朽漫之惟經藏院



畫玄奘取經二壁獨在右爲絕筆嘆息久之○乙酉  
小飲秀才呂有家會者如壬午泊起不來余遂留宿  
○丙戌至于真州大熱無水○辛卯飲僧于資福寺  
移舟溶溶亭處士謝去華接琴待涼以入客舟○戊  
戌入客舟泊涵虛亭○庚子次江口○辛丑次長蘆  
○壬寅夜乘風次清涼寺○癸卯晨至江寧府○八  
月丙午猶在江寧○丁未小飲若績家○巳酉小飲  
千水閣○庚戌次采石○辛亥阻風與待禁陳宗顏  
飲○壬子過太平州夜乘風宿帶星口○癸丑過蕪  
湖繁昌宿慈母磯○甲寅乘風晝夜行○丙辰憐小  
姑山神至江州○丁巳在江州約陳侍禁遊廬山余  
病呼醫者不果往遂行次郭家洲○巳未阻風郭家  
洲卽灤陽縣令趙師道飲村市就村人市羊供膳不  
得余疾謀還江州召廬山僧以醫不果○庚申次盤  
唐港○辛酉至于蘄陽○壬戌小飲瞿珣家會舟稜  
知縣著作佐郎范佑蘄春主簿郭公美○癸亥次新  
治禱江神得大魚○甲子至于磁湖○乙丑猶在磁  
湖自丁巳余體不佳至是小間○丙寅至于黃州○  
丁卯與知州夏屯田飲于竹樓興國寺火約余明日  
爲社飲不果夜登江澳次漆磁○戊辰次雙柳與○



巴已次白楊夾○庚午至于鄂州始與令狐修已相  
識○辛未遣人之黃陂召家兄大風雨不克渡江而  
還○壬申小飲修已家遂留宿明日家兄未見余於  
修已家始中酒聽兄家○甲戌飲于兄家○乙亥飲  
令狐家夜過兄家會宿○九月丙子次沌口○丁丑  
次昭化港夜大風舟不得泊禱江神○戊寅次穿石  
磯夜大風擊舟不得寢○巴卯至岳州夷陵縣吏來  
接泊城外○庚辰假舟于邵陵○辛巳壬午入官舟  
○癸未入荆江次李家洲○甲申次烏沙○乙酉次  
魯洲○丙戌次塔子口觀魚臺五絕摩自學夫諸山  
渡

○丁亥次石首夜大風○戊子阻風○壬辰次公安  
右十夜志一卷雖非著述流傳至今則不可略  
按夷陵抵京師三千六百里公與尹師魯書云  
臨行臺吏催苛百端始謀陸行以大暑又無馬  
乃沿江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  
繞至荆南與此志合自公安後闕而不錄旣以  
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則留荆約旬餘正庭參轉  
運時也

遊嵩山神清洞寄梅殿丞書

明道元年九月謝舍人



絳

聖俞足下近有使者來未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閑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書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轍轅道人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磐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嶮崿阨甚則芒屨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逸邈至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存矣考乎三君所賦亦名過其實半是方抵峻極上院師魯眩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飲從容



躋封禪壇下瞰群峰乃向所歧而望之謂非挿翼  
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世所謂仙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  
爲其輕蔑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  
皆無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  
無字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鑿刻尤精  
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  
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  
因詣盡東峰頂旣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注僧  
承叔進以爲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際恐  
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強請若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  
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  
猿鳥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神色晬正法道諦實  
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  
何由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承叔扶道  
貶異最爲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其恨聖俞  
聞繆而喪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  
里在日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  
三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  
燭具豐饌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



詩談道間以譎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復無苦昔賢鼠窮技能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那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又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墁其內甚瀆靈真之境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問道士及近居之民皆曰向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徃徃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



出東門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輳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可忘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不宣絳頓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永叔子聰幾道遊嵩因

誦而韻之寄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欽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庶可就豈無朋從俱况此一一秀方蘄建春陌十刻殘晝漏初經緱氏嶺古栢尚鬱茂却過輟輳關巨石相撐鬪夕齋禮神祠法袞被藻繡畢事登山椒常服更知後

從者十數人輕齋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雲巖杳虧蔽花草藏澗竇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殼磐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窻嶮絕非可構下玩搗衣碓焜燿金紋透尹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歐陽稱壯齡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屨資踐蹂入仙存故壇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祖碑數子昔鑄鏤偶誌一時事曷虞來者詬絕頂瞰諸峰隘然輕宇宙遙思謝塵煩欲知群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當時興稍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呪于今二十年飲食同猿狖尹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



嘗期躡屐過吾儕色先愀慙遂非五諦言茲亦甘自  
咎中頂會幾望涼蟾皓如晝紛紛坐談譚草草具觴  
豆清露濕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  
綬或疑桂宮近斯語豈狂啓歸來遊少室峭崿沐引  
脰石室迢遞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  
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此重蒸靈真安可  
觀霞壁幾千尋四字侔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造化  
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邁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  
扣忽忽遂宵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喧譁怪說多駁  
揉凌晨關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  
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酌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  
疚

又答梅聖俞書

前人

絳白前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爲與足下不得同  
此勝事諸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  
談話一食飲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  
末與夫方駕連轡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  
此爾及辱報反謂詫茲行而陋中春之遊疑足下遽  
答使者視前書之未詳也雖諷閱鄭重然祕不示外  
何則非諸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聰明



而未敢也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美如指諸掌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異則知足下於雅頌爲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在於詩以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示人爲略以詩曉人爲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况敢與與作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頓首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鑠樓臺之句信無疑矣其詳則見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集古錄目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嘗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叙之作惜無謝尹之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誥得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偶得之英辭類彙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公文集旣備而使知音者借傳焉是亦公之忠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五

詔冊雜制二十八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賜太宗正司詔

英宗遺制

尊皇太后冊文

翼祖皇帝冊文

真宗皇帝冊文

淑德皇后冊文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

處土地祝文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

勅口宣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

第一表不允批答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

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

允批答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

允斷來章批答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

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

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

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

論獎諭叔韶奏

點黃

內批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  
天策上將軍制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  
答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塋橫祭文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二首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四首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詔

門下朕承大行之遺命嗣列聖之不基踐祚之初  
衽哀罔極遂罹疾恙未獲痊和而機政之繁裁決  
或壅皇太后母儀天下子育朕躬輔佐先朝練達  
庶務因請同於聽覽蒙曲賜於矜從俾緩憂勤  
冀速康復候將來聽政日皇太后權同處分文武  
百官並放朝參候朕平愈日如故故茲詔諭想  
宜知悉



皇太后還政議合行典禮詔

勅中書門下朕頃以嗣承大統方執初喪過自摧傷  
遂嬰疾恙皇太后尊居母道時遘家艱閔予哀荒俯  
徇誠請勉同聽覽用適權宜賴保護之勤劬獲清明  
而康復恭惟坤德之至靜實厭事機之久煩殆此彌  
年存承諄誨顧寔繁於庶政難重浼於睿慈然而方  
國多虞則共濟天下之務惟時無事亦宜享天下之  
安先民有言無德不報雖日以三牲之養未足盡於  
予心而刑于四海之風必務先於孝治惟是事親之  
禮蓋存有國之規當極尊崇以稱朕意應合行典禮

等並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參議以聞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賜太宗正司詔

勅夫明德以親九族正家而刑萬邦古先哲王罔不  
由此朕嗣守不業率循舊章惟皇屬之敦和命宗正  
而董正而累聖承繼百年盛隆荷宗社之慶靈茂本  
支而蕃衍念其性本於仁厚宜講學以勤脩顧其日  
益於衆多必增員而統理故外已詔於儒學各選於  
經師而內仍擇於親賢共司於屬籍庶乎協贊其職  
並脩厥官糾乃非違先以正而為率勉夫怠惰惟其



善而是從式孚于休以副予意

英宗遺制

詔内外文武百僚等朕蒙先帝之遺休荷高穹之眷命獲主大羈于茲五年樂與群公講求至治先身以儉蕪臻四海之富康勵志之勤未嘗一日而暇逸而憂勞精慮疾恙踰時有加無瘳遂至大漸皇太子御瘠哲之性天資夙成儲兩之明人望攸屬可於柩前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諸軍賞給並取嗣君處分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在外群臣止於本處舉哀不得擅離治所成

卍三日而除應緣邊州鎮皆以金革從事不用舉哀於戲死生之理聖知所同惟賴宗社之靈臣等協德輔我元子永康王家咨爾多方當體予意王者施行

尊皇太后冊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名謹行首載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群



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知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違寧者已顧惟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喟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勞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籲群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夙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脩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政之聖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列播于叢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末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緬誠懽誠忭稽首載拜謹言

翼祖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



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  
嗣丕烈敢忘翼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旣成合祭以時舉  
茲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愨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  
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染盛薌合薌其嘉蔬嘉  
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  
配尚饗

宗皇帝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  
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應符稽古成功  
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  
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初禱嘗烝禮以時舉然猶  
未厭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顧惟小子克守  
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不訓是用躬執圭瓚薦其芬芳  
愾然如聞來格來貺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染盛  
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  
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  
皇后李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冊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  
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



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十月惟  
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  
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其嘉蔬嘉  
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

勅内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  
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  
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  
之民佚周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  
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良  
隅不覺歲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而增惕是  
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之翼翼擇  
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  
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  
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  
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  
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  
咨爾多方感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賢等壇祭告逐壇并

當處土地祝文



壇境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夔儀洵此吉辰  
用伸昭告

吳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旣消脩梁始構冀神之祐  
永壯厥居

閣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先初  
告勅口宣

蔚爲賢王陪我祀事旣膺福貺宜被寵靈往體予  
祇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

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  
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  
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  
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

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饒惠  
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冲懷敦  
諭旣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  
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鬯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  
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及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冲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  
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茲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所以扞乎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并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作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人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



師講求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為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論將大諭叔韶奏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為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勅書獎諭竊以叔韶宗室之子好學脩辭誠可嘉獎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韶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葉勸之

臣歐陽某劄子

貼黃

所有獎諭勅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內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譏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勅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



尚書令蕪中書令行荊州揚州牧荆王先皇帝之弟  
而朕之諸父於屬為尊荆淮之節於鎮為重太師三  
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為崇於爵為貴而王皆  
享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  
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  
為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  
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厄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  
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  
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无尊義者以追榮之  
而稱朕意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叙著於  
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子其惟私  
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懼舊  
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  
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執謙冲深形



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  
申於中外徃祗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  
章付賢妃苗氏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

門下朕稽有國之彛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  
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  
寵載洵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  
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  
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袞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  
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  
親茲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繫乃夙成祗若訓言性  
膺渙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  
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門下詩紀玉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  
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  
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  
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溫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  
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膺茲蕃  
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



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  
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  
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  
德浸於黎元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  
茲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  
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  
至

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  
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重誓慈儉保邦正朔頒  
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  
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堦櫨祭文

日月惟吉山川旣佳啓茲櫨塗往卽襄事顧歆薄奠  
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

儀物旣備川塗甚夷往卽佳城卜茲吉日靈其顧享  
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與斯備往卽  
安宅享茲克誠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末年奠筭  
在茲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

維爾稟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厝安惟吉陳茲  
奠酌實悼余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

惟靈有令儀著于茂則顧遺

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勅祭

惟靈懿德惟舊嘉聞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俯以  
禮奠庶乎來歆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幽扃俾載陳於  
祖奠歆茲芳潔尚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

維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





真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國家圖書館藏書

一九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六

外制勅詔四十九首

勸農勅

頒旨舉條制勅

通商茶法詔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

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

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叅軍制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州錄事叅軍京兆府興

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叅軍制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大常寺太祝張

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東頭供奉官葉達可內殿崇班制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

本族都軍主制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叅軍充職制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

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開封府兵曹叅軍謝暉可大理寺丞制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

郎祕閣校理張環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祕

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仲磨勘改官制

前磁州錄事叅軍杜鈇可衛尉寺丞制

前杭州司理叅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



制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

大理寺丞制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祠部員外郎崔暉方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制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江南路提刑司殿丞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

副使制

右侍禁樂天錫可本府率致仕制

大理寺丞秦穆可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

授秘書丞制

皇姪仲仇贈官制

秦州推官董夔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兵部郎中臧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東頭供奉官關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



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

中丞知齊州葛昌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洛州

鹽酒稅李惠恭轉駕部員外郎制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

悉利軍主曉移可都軍主制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在領軍衛大

將軍致仕制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

京左藏庫副使制

具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進納長馬空名詔海詞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

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勸農勅

勅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  
有閔民愛物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



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粟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天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惰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糶水旱之凶調歛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茲欲寬吾民何可得也旣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茲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課農乘增戶口凡有利農而弗擾者有司具爲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棄棗不植戶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寬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虛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旣明賞吾不欺爾無懈

頒貢舉條制勅

勅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無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雋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



此士人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  
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  
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  
盡其說簡程式則閑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  
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  
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  
道廣夫過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  
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  
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  
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

永制

通商茶法詔

勅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  
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  
利乘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  
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寔  
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使田闕不安其業商賈不通  
于行嗚呼若茲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窅  
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聞遣使者往就問  
之而皆歡然願弛權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



臣忤折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刻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勅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旣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承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王琪以儒學兵于朝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產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豔今有司中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徃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



勅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無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祿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勅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

王簡言服于朝倫鄉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黃縣尉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勅其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祿報有功今爾幸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糺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祿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州錄事參軍京兆府

興平縣尉呂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勅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二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茲甄錄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呂選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呂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大常寺太祝

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非以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葉達可內殿崇班制先因過犯

年今及四  
年除授

勅具官素定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為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擢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戶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勅萬訛世捍邊隅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叅軍充職制  
勅馬登自司丞史昔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  
遙郡刺史依舊廊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勅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頃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



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提寇，宜力有聞遠，以飛章自言。蒲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旣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郡，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寔繁，勤則克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

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祿，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  
秘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馮仲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審予民政，錄勞考課，宜



有茂恩可

前磁州錄事參軍杜錢可衛尉寺丞制

勅朕撫有萬國而官群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  
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  
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  
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  
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象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制

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亦又小吏非夫丞史之

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史屬亦必選用賢材焉今中  
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為簡闕欲  
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共慎選具官范象有  
司來上以爾為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士人可慕無  
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勅程中行夫庶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  
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  
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  
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勅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奸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况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簡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銳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  
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銳等以爾山學筋身試材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雅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正道卿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祿而惟克勸者乃不隕焉近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  
求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



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

制

勅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有迹而爾方以老自請吾屈言者不死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使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制 祠部員外郎崔暉男庶可試秘書省校書郎

制

勅崔暉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政下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教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蒞官夫不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此予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憂老也朕患廉耻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弟之俗今爾



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錄爾之子克安眉壽徃服  
寵章

南劔州司理叅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叅軍制  
勅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  
猶鮮况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忤理傷  
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  
屏遠方絕而不齒

江南 路提刑內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  
賓副使制

勅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  
天下之至平庶獄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  
刑擇彼監司必叅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  
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  
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  
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  
適授秘書丞制

並磨勘  
改官

勅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



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  
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于朝盖用常  
異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勅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  
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  
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  
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壽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董壽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爾  
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錄久疾自  
淹夫人之有勞吾豈不念事或在遠患於不聞既披  
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  
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  
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被薦以之臨  
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僈可將作監主簿制

勅具官皇甫泌男僈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



都會也吾難其選知必為材而乃以家為言請任其  
子得榮初仕仍使其私庶乎必無內顧之憂而得盡  
心於事則汝之幹蠶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  
就轉內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勅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効未著凡  
為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  
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

不不然及長帛食而老者得之今夫致  
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又厚合于家意夫  
田野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  
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  
殿中丞知普州葛昌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洛  
州鹽酒稅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廢官勸

勅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于祿而陳力涖官者  
孰不欲自為材耶患乎勸勵之無方而使賢能之不  
勉也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



州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勅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呂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為招軍具官呂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

訓導之至將出節關之至而於今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當遷往張新恩其恩實劾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

勅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勲茲以為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閣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之數於爾之止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盜爾其勤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具州歷亭縣主簿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

命可  
止有官以爲汝寵有德以終汝身體予深仁膺此嘉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閭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



於事者吾皆不得而徧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  
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効  
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  
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  
制

勅其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  
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夷雖不  
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  
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乎臧  
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  
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  
重可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七

外制五十首

內殿承制來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

簿制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

光前秘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

官制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

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進納人空名詔海詞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任若拙牛文澤等改官制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

憂服闋復舊官制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陳曙李方改官制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

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



制

未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庶可著作佐郎制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承

制制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龍衛指揮使邢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

承制制

殿中丞在愈可國子博士制

銜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孟巨源並可

太子中舍致仕制

右符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三司前行胡敷可許州長史制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大理寺丞王諱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

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秘書

丞制



前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隴

城縣制

吳守一改官制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

制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制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益

州鈐轄制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

正已並轉太子中舍制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可內殿崇班制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制

太常寺太祝張觀可大理評事制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贍度支員外郎制

內殿承制來達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乘遠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



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况爾方真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

### 主簿制

勅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而仕老至則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子士之美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 內殿崇班柴貽坦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當經年服公恩益思後效可

###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孫知古禮以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况涖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馬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

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

### 舊官制

勅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行焉惟立身



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

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秘書丞制

並  
勸改  
官

勅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忠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業廣充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不懈其勤以求諸已

東  
供奉官  
可內殿崇

勅具官鍾懷德臨于筦推頗服勤勞因茲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夏惟慶爵祿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為進者積日之資也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于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勅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繩也朕閱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



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換縣尉制

勅具官崔瑾夫罷人之材術者無施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狀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勅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錄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實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勅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者猶祿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勅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



可爲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勅具官任若拙等朕閱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祿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子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勅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兄關決於兵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進秩乃爲常典况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口具員外郎樂許國等守承制

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內殿崇班劉顯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錄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  
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泣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  
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

勅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  
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  
苟有善問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勅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盜不謹而官吏  
之於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  
旌其功代以廣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需然推  
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勅具官柴宗慶夫爵祿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  
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  
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失克  
保厥終蓋朕思庸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  
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歿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  
既所嗟閱考之國典則有彛章魄而有知膺此休命  
可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  
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  
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  
無不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  
有無試檢校階勲之次而敘升之所以念勞也况郊  
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未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董士廉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  
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有  
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  
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錄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  
有焉可

潭州錄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  
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  
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溫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勅具官王溫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之士奮然  
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益士之負其能者亦欲



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  
平政以懷邊人亦足有為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

制

勅王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  
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  
之封蓋稽舊典其勤女訓徃宜汝家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內殿  
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吏不能  
捕煩吾出兵爾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錄勞第賞宜有  
及焉升爾于朝徃膺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靡善之  
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皆進而用之而申以賞罰之  
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  
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內殿崇班郝質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塞  
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



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豈不榮哉戰  
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邢贊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  
殿承制制  
勅具官邢贊等朕之勁兵銳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  
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  
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祿為爾等而設也徃其勉矣  
吾將觀汝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可國子博士制

物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爾由明經登仕而  
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  
其臨民治政始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  
率而行于厥躬可

錄事參軍張番象登州文登縣令孟巨源並  
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張番象等致仕士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  
格吏昧無重輕皆不得與乎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  
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為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  
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內率府率制



勅具官田延昭爾之子况乃吾侍從之臣既不得去  
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墮  
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致子顯榮宜有嘉褒以旌美  
節服茲休命慰子孝心可

二司前行胡敷可許州長史制

勅胡敷陳力涖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  
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勅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  
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

而無怠可

大理寺丞王諱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

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

書丞

制並磨勘  
改官

勅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徧察其常  
行而有司考第歲月以為進退之法惟治之有勳者  
吾未嘗遺必有旣擢于間無壅各勉所為可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  
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



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  
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悅士心明教  
習以脩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宜勞頗勤歲  
月今茲考績宜有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靜難軍節度推官知  
隴城縣制

勅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職者或謂數易使之然  
今爾嘗佐於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士風  
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  
勸可

吳守一改官制

勅具官吳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  
至夫出類之材尚有不次之用况夫武吏有可以奮  
節立功之資而當茲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  
歲月考課是爲常格膺茲新命其徃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韓道自京以東北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  
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



真捕賊吏後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褒以勸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男允修可將作監主

簿制

勅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閣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制

勅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且是中外文武

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簡在手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燕撫其俗惟爾為可往其勉哉佩茲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閣門使

益州鈐轄制

勅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搔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息患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



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茲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

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並遷勳  
改官

勅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茲敘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勅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趨固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末始怠焉者固必有得於其

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大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可內殿崇班制

勅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乎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戶參軍充職

制

勅王求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存



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  
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  
進夫有勞必錄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勅國家務以孝治為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  
其爲請不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  
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國極合於經之  
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視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歐陽文忠全集卷一百二十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二十八

外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

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

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

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等磨勘改官制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角廝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王制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

### 改官制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授

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

曹琰等磨勘改官制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

### 州判官公事制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求興軍助教

### 制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  
崇班制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  
率致仕制

權無爲軍判官劉背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並  
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  
事制

太子中舍孫礪可殿中丞制

祕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杜謚轉官制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知

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西路供奉官閣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

達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盧守勤致仕制

曹元賓轉官制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戶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

記制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秦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內殿丞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

勘改官制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

丞制

外制拾遺十五首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楊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殿中丞府司錄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大明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大理寺丞彭通程清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呂邁可大理寺丞制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錄事參軍張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閩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稅制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 可華州蒲城

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

制

勅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



亡母不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  
移於泉壤夫祿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  
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

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

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

勸改

勅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  
章而特允者必擢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  
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錄三年考績

欽進有常性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秘書丞充集賢校理楊

儀殿中丞段高磨勸改官制

勅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  
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  
等敘進於此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  
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勅具官范仲温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  
罰推至公以脩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



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  
制

勅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  
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徃服  
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  
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  
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

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戶參軍制

勅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錄宜命以秩俾旌  
厥勤凡為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角斯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勅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  
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  
時可

軍事推官龔符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勅具官龔符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



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錄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茲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况爾屢經驅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秘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勅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尚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勅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



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  
勘改官制

勅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  
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  
月膺茲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內殿崇班李允恭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  
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盜故於捕盜之吏推賞尤厚非  
以爲私盖有爲也今爾之請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  
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占有讓功  
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張紳朕聞夫兵興而費廣不恣加斂於吾民  
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  
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  
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戶參軍李懷德可特  
授 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錄事制

勅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惟久則習次遷之例履



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琰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群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勅具官李仲昌群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尚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勅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况爾先王名載舊史勲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社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勅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  
殿崇班制

勅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衆尹歿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  
副率致仕制

勅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錄事參軍張德元  
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  
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  
宜推寵命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  
評事制

勅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  
信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  
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  
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歲  
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  
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  
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涖爾官而成  
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秘書丞黃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黃正等自兵興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征摧  
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



急務其為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勅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為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君勉爾所為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勅某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為請吾既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宋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勅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其於存歿宜有寵焉况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矜焉加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省內侍右班副都



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勅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茲久旣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羈任實東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錄雖可爾請豈無加褒服茲寵榮勉爾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綦恩可內殿承制制勅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况如世衡吾所信者人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

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哉可

達州司戶參軍吳冲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勅具官吳冲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內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勅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茲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



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  
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  
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  
應書皆可選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  
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茲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百職並舉而  
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  
者無不得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  
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  
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勅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親非惟安生  
兼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  
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旣勤且久今其病矣可  
以息焉尚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而不報旣享爵祿  
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勅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俾升朝序徃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闕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重汝膺茲命其徃勉哉可

戶曹參軍杜植可某官致仕制

勅具官杜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官僚徃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

勅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歛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旣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徃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內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强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况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强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尚有茂恩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勅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贊可權知古城州制

勅楊先贊世號材勇雄于一州威能服比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官加寵秋以紹厥家往服恩章無忘報效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与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勅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况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歛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尚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繫汝之材吾惟責成



爾可自勉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

勅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勸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仁能傳古之說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以爲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



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于今者  
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  
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在德行躬耕  
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之吾命汝校文於  
書省講藝於曹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  
說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  
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勅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  
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閭閻而縱其  
下與夫貪暴而自為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  
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務較錙銖毫末之  
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  
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為不多矣  
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  
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為材今其往哉無  
替朕命可